

无处安放

于琇荣
著

No Place To Place



无处安放

无处安放

于琇荣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无处安放 / 于琇荣著. -- 武汉 :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8.3

ISBN 978-7-5702-0093-1

I. ①无… II. ①于…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中
国—当代②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300080 号

责任编辑: 何性松 胡 璇

责任校对: 陈 琪

封面设计: 马晨曦

责任印制: 邱 莉 王光兴

出版: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 430070

发行: 长江文艺出版社

电话: 027—87679360

<http://www.cjlap.com>

印刷: 济南精致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640 毫米×970 毫米

1/16

印张: 15 插页: 2 页

版次: 2018 年 3 月第 1 版

201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 183 千字

定价: 32.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 027—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

——《旧约》

目 录

2005 年的占卜	001
空镜子	007
最后一头驴	019
贝壳岛	034
二分地的忧伤	055
鲫鱼汤	072
向北方	083
佛香	116
无处安放	130
管涌	146
一把樵斧的命运	166
影子爱人	182
一个来历不明的下午	198
阿司匹林	207
大风吹过山海关	219

2005 年的占卜

一

哥哥离开第十天。

妈妈在打苍蝇，其实一只苍蝇也没有。我想打开纱窗放几只进来，可大正午的，苍蝇也睡了。

没有一丝风，看不到一棵树影，哪怕一簇灌木也没有，只有热，死寂的热，和秋蝉焦躁的吵。站在地埂，望着漫无边际的玉米地，我知道，自己必须跳进这密不透风的绿海里，打捞我想要的。

密密匝匝的玉米叶，蛇一样缠作一团，叶缘的倒刺划过裸露的皮肤，有血渗出。我双臂屈肘护脸，抬头，透过叶与叶的缝隙，白花花的太阳光晃得人头晕。米白色的玉米穗子直挺挺地伸展向天空，纹丝不动。没有风，也没有蜻蜓。没有风就没有蜻蜓？热，胸憋闷的热，汗，小溪一样蜿蜒而下，沍得划裂的伤口生疼。

几声在胸腔内撞击发出的呜咽，从地心深处传来。我猛然站住，眼眶发热，那一刻，世界安静得如同末日来临前的黎明。

爸坐在隆起的地阶上，脚下散落的蓬草成堆，几棵玉米秸斜侧弯在身后。他手所能触及的地方，已经寸草不见。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爸问。

我指了指他的胳膊，上面布满结痂的划痕。其实还因为几十里外哥哥正安卧在同样的玉米地里，我猜想，他在试图寻找同样的境地来感受哥曾经的存在。我们并排而坐，静静地揣着心事。有风来，叶子哗啦啦地响过。

玉米黄穗了，快收了。爸说。

是啊，都快八月十五了。我说。话刚出口，心疼的一声砸到了地上，悔得想抬手给自己一记耳光。我偷眼看他，他正看我，我们愣了一下，居然相视一笑。我感激着他的笑，又陷入了沉默。

抽噎、饮泣，我忙握住爸的手。他的手在抖，肩在抖，抽泣声越来越大，我手握的力量也在加重，终于，他号啕大哭，孩子一样向命运哭诉自己的委屈。

一

斜阳薄情地挂在西边，暮色驱赶着温暖，望着璀璨的霞云，我有想落泪的冲动：冰冷酷热的一天，终于快熬过去了！

帮忙的庄乡，捧着碗，屈膝蹲在地上，讨论着碗里的猪肉和粉条。也难怪，他们和这场事件的当事人并不熟。除了奶奶去世，这是爸返乡后第二次看到这么多的庄乡。他向每个来人点头，哪怕是假在大人腿后的害羞孩子，他甚至使劲地牵了牵嘴角，想给大家一个歉意的笑，为这件突兀的违背人生常理的事麻烦了众乡亲而道歉。他蹲在灶口，和添柴暖灶的发小聊天，连声说“老了，老了”，试图为那个突然戛然而止的生命寻找一个心理接受的理由。他不停地讲述着哥的孝和善，在他的讲述里，这个在世上来过、笑过、爱过、唯不曾恨过的人的一生渐渐清晰明朗。我暗自诧异，没想到在他心里哥这样好，平日里，他无比严苛，给予哥的质疑远大于认可。我影子一样跟在他身边，紧握着他的手，感受着他浑身抑制不住的战栗。他也乖乖地任我握着，我们都明白，手一旦放开，他将会颤抖得话不成句。

夜深了，村庄在一片鼾声里沉睡着，月亮已经偏了西。我和爸坐在院子里，看几条狗意犹未尽地寻找着最后的残羹。

去睡吧，我对爸说，明天还有好些事呢。

嗯，爸答应着起身去后院，刚走两步，一个踉跄，他忙扶住墙。呵，他回头看着我笑了一声。夜黑，他没看到，我也笑了笑，使了劲，还是没笑出声来。

头疼，被钝锯条来回割一样裂开的疼。我享受这种疼，它让我忘了自己还有心，而心更疼。

半小时后，我走出院门。月光下，一个孤单悲伤的身影站在路边，远远地望着长明灯点燃的地方。是爸。一天的时间，他历经了与死亡痛苦的敌意注视后，面对命运无法预估的诡异莫测，只能抑制住无助的叹息，选择缄默投降。

我走过去。月辉清亮，旷野空寂，村舍、树木，在月色里，就像一幅用黑、灰线条勾勒出来的水墨画。

明天天气不错。爸说。

是啊，哥心好，不难为人。我说。

来的人不少，好几十里路呢，来送他回家。爸说。

是哩，车都排到村外的田里，有好几里路长呢。我说。

沉默。我望着月亮，他望着长明灯照亮的地方。

板挺厚，松木，不易得啊。他使劲撑开右手掌，比画着。

是，现赶制的，要的最好的。我说完，伸出舌头，舔进鼻涕和泪。夜黑，不擦，不吸鼻涕，他感觉不到我在哭。

沉默。我低头磕着鞋尖，他看着长明灯照亮的地方。

那年，就是在那个河堤上，看见你爷爷正要起灵，赶着就跑过来了。他指了指村西头夜色中的河堤坝。

这事我听妈说过，哪里是跑过来的，是从堤坝上摔倒滚下来的。

后来着急回迁，一是因为你奶奶，也因为你姐，年龄大了，怕她嫁在那儿，一家人要在一起啊。他继续说。

我眼一热，说，您还记得我为从长春回迁和您吵架的事吗？

记得，别看当时生气，心里挺高兴，你性子绵，一直担心你长大受欺负。爸说。

您现在应该担心的是我不能欺负别人。我裹紧了衣服，调笑着说。他呵地笑出了声，看看我，说，夜凉，回吧，我困了。

一个小时后，我再次走出院门。月光下，一个孤单悲伤的身影，在望着长明灯点亮的地方。我躲在院门口的阴影里，陪他。

三

昏睡一天一夜。两只被泪泡肿的眼恹惶得像找不到巢的鸟。在恍如隔世的虚惘里我惊讶地发现，眼前一切如常，阳光依旧炙热，夜风依旧清凉，鸟啼、花香、人声喧闹，世界依然上演着奢华的舞台剧，就连自行车链子盒，依然发出“咔咔”声，不轻不重，好像那就是个梦，如今梦醒了，只是我的眼睛，好像蒙上了一层毛玻璃，一切变得那么漂浮不真实。原来所谓的生命宝贵只针对大多数个体而言，而它所衍生的影响局限性，远远低于自我预估，像堆篝火，燃烧，或者奄息，存在或离开，只关乎围护着它的人。

只是亲人的心里从此被插上了一把刀，在特定的节点或熟识的记忆中不时拧上几下，疼得自己哑口无言，只能独自躲在一边默默舔舐伤口，静待伤愈。

我陷入了莫名的焦虑，生命的无常和命运的诡异让我恐慌，神经质一样珍视每时每刻每一个喘息的生命，哪怕是株植物。我把报刊撕成碎片，再一点点粘好，妄图用摧毁来证明自己有重塑的力量，但事实是，自我随着追忆的深入正在一点点坍塌。我知道，很多东西，不是靠外力可以重塑，失去就失去了，伤疤留下就留下了，抹杀不去的。

每每路过，每每想走进，每每望着锈迹斑斑的铁门止步于那个路口，在树下静静伫立，期待从阳光微尘里，辨识出那夜他轻嘘而来的烟香。一想到他再也享受不到这阳光和煦，一想到再也不能感受他的笑声和气息，一想到他在冰冷的泥土里日渐消弭，一想到还有那么多

不期而至的平凡温暖无法与他分享，我的喉咙就酸酸地哽咽，心也就隐隐地疼痛起来。

我恐惧，害怕夜幕降临，那时，潘多拉的盒子将被打开，无尽的懊悔织成荆棘之毯，紧紧包裹着我，疼，焦躁，让我无处躲藏。

我时常翻看手掌，揣摩这突兀改变命运轨迹的宿命在哪条纹络里隐匿。没人知道，那天的黄昏，我本想去帮哥做账，顺便一起吃饭，其实我本已拿出了电话，甚至拨了两个号码。如果我们在一起，他就会让工人接货，就不会站在厂门前的路边，就不会遇到那车，就不会……而我却贪恋和朋友去做衣服，错失改变悲剧的时机。天知道我怎么想的，居然还做了一套黑色套装。意义的丧失正是重大事件即将发生的明确迹象，正如我迟滞的到来，死亡的消息锐利地划开午夜击中了我，无从选择无力抵御。而当时，温馨的灯光下，妈正发面，和爸盘算着明天给我们包什么馅的包子。那套衣服在我衣橱挂了很多年，整洁如新，它在时时提醒我，衣橱里除黑、灰以外不能增添其他色彩，我用这样的方式惩罚自己。自责，像个解不开的魔咒，影子一样追随着我。

处理完所有的善后事宜，我似乎被掏空得只剩一副皮囊，日渐干瘦。

四

八月十五如期而至，爸妈对这个日子倾注了超常的热情，打扫房间，晾晒被褥，把各种馅的月饼、水果搬回家。他们竭力要把这个团圆节装饰得更圆满。看着他们，怀着隐忧的我放了心，也失了神，每天回家，陪爸妈晒着太阳，看菊花舒枝展叶，回忆着往昔艰难却美好的日子。我们相约好了似的，刻意回避着，好像这个家从来没有出现过这个人，也没有经历过伤痛，虽然在对方的眼睛里看到彼此已憔悴得脱了身型。大家都很累，但都在强打精神，竭力维护着欢乐轻松的气氛。遇到家里人多，我会躲在一边，静静地发一会儿呆。

有一天刚进家门，爸欣喜地拿出张纸给我看，上面是四句诗，其中两句是：

梧桐月遮半影，梅香润夜无声。

爸说，这是他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偶遇一道士给占卜的，梧桐是指儿子，梅香指女儿，半影，就是两个儿子要失去一个。这原是命里注定的事。

爸和妈看着我，我看着那张纸。我相信那是宿命的事，我宁愿相信，信了，就放过了自己，回头再看历经的，就不是伤，是路，是轨迹，我们不过是顺了轨迹走进了宿命的局。我心释然了，我第一次发现占卜是件如此可爱的事情，虽然明知道那是伪科学带有欺骗性，但我愿意被欺骗。我决定放开自己，我要亲手解开捆绑在身浸满泪的绳索。那天，我们笑得无比开心，轻松地憧憬着未来。

五

噩梦，一个明知道是梦却无法叫醒自己的噩梦。空洞的眼神望着夜，两眼潮乎乎的，枕巾湿了一半。忘了关窗，有月，透过窗棂漫进来，照在墙上，风吹纱帘褶皱印在墙上，像树枝，影影绰绰在动。生命奥妙无穷，我尚未窥到门径已感到恐惧。云飘过月亮，树叶随风飞舞，对面楼上未知名的窗户流淌的昏黄灯光融入月色，给人安慰，我仿佛听到灵魂在肉体无法企及的高度放声歌唱。

那是四句诗，我忽然想了解其他两句谶语的寓意，无论悲喜。

我回家了，爸妈不在。蹬椅子翻找爸爸放置占卜的柜子。有两张纸，内容一样，一张是我见过的，一张是完整的 A4 打印纸，在它的边缘，是一行打印机默认字符，其中写着：2005-9-29。

空镜子

艾莉，再见！

再见！

明明订的是今晚的机票，取票时却发现是后天的日期。艾莉容不得愤怒，从窗口取出票，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与他拥抱告别。艾莉看不清对方是谁，透过衣服，却能清晰感受到对方肌肉松弛的轻松感。他累，艾莉也累，这种累不是来自身体，而是穿越时间架构起的疏离感和刻意保持热情滋生的疲劳。仅存的一点留恋像甘蔗，嚼过一遍，又被另一个人拿来再嚼一遍，像沙子，渣滓塞满牙齿缝，除了磨砺没有一点滋味。艾莉暗自庆幸没人知道自己是回来开离婚证明的。

可我从没结婚，怎么就离婚了呢？艾莉一边疑惑，一边搜罗着温情的话与人道别。眼见着人影刚消失在二楼扶梯，她就像一颗落在地梗上的谷穗被收进仓一样，心顿时落了地。马上掏手机搜索附近酒店。“山水盟”。没有一点犹豫她就做出了入住的决定——她喜欢那个“盟”字，“皿”，碗、碟、杯、盘一类用器的统称，盟，就是在烟火日子里熬煮日月，熬得过的，才称得上“盟”。而自己还从没有熬过。

有没有这种感觉，就像玩九曲连环，明知道是在梦里，依然乐此不疲地继续着虚无的情节，就像一个用臆想来替代睡眠的孩子。而艾莉总能自如地在黑洞一样交错的梦境里任意穿行。艾莉不想离开梦，

但她还是坐了起来，看着对面墙上的椭圆形镜子，努力从模糊的梦里打捞细节。梦里“离婚”的情节让她有了行动力。她从行李箱找出连衣裙，把白色衬裙撕下来套在身上，白防晒衣做成头纱，拔下酒店便签板上的圆珠笔，把凌乱的头发在脑后挽成发髻，然后坐在镜前专注地涂抹唇膏。她动作细腻轻柔，甚至还带有一丝真正新娘应有的羞涩。有一缕头发总固定不住，她转身，对躺在床上的自己毫不介意，连看都没看一眼就走向洗手间，仿佛那就是个物件，刚好扔到枕头上而已。如果她不是忙于化妆，也许她会停下来站在床边仔细确认，直到找到某种特征，以确定那个正在酣睡的憔悴女人真的是二十八岁的自己。但她现在没有时间，最多像路过反光的橱窗，对着镜子朝“自己”漫不经心地瞟上一眼。她要赶在“离婚”之前先“结婚”。

镜子里，马络的脸出现在艾莉的头顶。

艾莉转过身，对他穿着灰色T恤很不高兴。第一次见他，他穿的就是灰色，是衬衫。那时他们还是两个陌生人，赴同一个朋友的邀约。天很热，早来的两个人局促地对视一眼，天就更热了。他笔直地坐着，像僵硬的出土陶俑，汗水小溪一样顺着脊背往下淌，湿答答的头发粘在额头。她很疼惜地看着他，感受着他被爱忽然击中的心在眩晕中煎熬，她甚至怕他忽然晕倒。她很自然的，隔着英式长条木桌一粒一粒去解他衬衫扣子，娴熟得像每天为上班的丈夫整理领带的妻子。马络不敢低头，更不敢直视她的眼睛，在她甜腻湿热的身体气息里他紧张得无法呼吸。仿佛过了一个世纪，就在他快要窒息时她坐回了自己位置。松弛下来的马络怅然若失，他迷恋在她汗液黏稠气味里的眩晕感。在朋友到来之前，他们已经熟稔得能在空气中准确捕捉到对方传递来的信息——一个意味深长的眼神或者轻颤的嘴角。在很长一段时间以后，艾莉才发现马络对灰色近乎偏执的喜爱，不禁为自己当初的疏忽自责。她认为灰色是不祥的隐喻，包括结局。但她已经习惯了马络的爱、声音，还有身上的味道。她选择妥协。

怎么不固定一个城市？这样奔波多辛苦。马络嗔怪地看着镜子里的艾莉。

可谁又不辛苦呢？艾莉已然忘了“结婚”的事，用目光指向屋顶角落。那里有一只正在结网的褐色蜘蛛。它好像听懂了艾莉的话，停在网中央一动不动，等待着马络的回答。

马络对蜘蛛并不感兴趣，却觉得自己正受困于那张蛛网。看着艾莉潮红的脸他暗自困惑，曾经孤傲高冷的艾莉怎么变成了患得患失的小女人。而自己又是什么时候厌倦的呢？是求婚时她异乎寻常的号啕大哭，还是自己恐惧走进婚姻？索然无趣的颓靡像瘟疫，从骨头缝里往外流淌，他感到从没有过的倦怠和恐慌，如同一场艰难的狩猎结束，忽然失去猎物的空茫让他无所适从。他从没有像现在这一刻发现秩序、规则的重要，他鄙视善变怯懦的人性，但不妨碍他做出选择：决定臣服于自己的感觉。他下意识地抖动一下右臂，好像艾莉正粘在上面。艾莉坐在对面，空气中凝滞的疏离感让她没有一点想拥抱马络的念头。猝不及防地，两人的目光碰到了一起，对视了一秒钟，马络慌乱地避开了。艾莉暗自长叹一口气，攥起拳头，用指甲使劲掐手掌心。肉痛，心就不那么疼了。

艾莉原本是要卧轨的，可被人从冰冷的铁轨拉起来后，钢铁的硬和冷就从肌肤钻进了心里。看着疾驰而过的火车，仿佛看到身首异处支离破碎的自己。惨烈的现场她已经见过一次，不想再次见到。没有目的和方向，随机买一张即将发车的车票，强迫自己迅速离开这蓄谋已久的葬身之地。五天五夜，她不记得自己去了哪里，更不记得下过几次车——看着顺眼的车站就下车，迅速去售票处再买一张即将发车的车票上车。她流连在候车大厅里的嘈杂拥挤，以及人与人之间莫名的敌意和戒备里，她在其中找到了巨大安全感。

危机来自去阿拉泰的火车上。她是中卧，本来是昏睡着的，睁开眼，躺在对面中卧的男人正直直地看着她。艾莉一动不动，也安静地看着对方的眼睛。不知过了多久，车厢灯熄灭了。两人都知道对方是醒着的，一会儿，从黑暗中伸出一只手，抚摸着她的脸，头发。一下一下，顺着发丝缓慢并饱含深情地抚摸着，手指插入发丝，像梳子一下一下梳理头发。她先前是静默的，当他的手抚摸到头顶，她头一抬，把他

的手压在枕头上。两人一动不动，像死了一样。一会儿，眼泪咕咕地涌了出来，他的掌心汪起一摊水。他伸出另一只手，为她擦拭眼泪，并发出一声悠长的穿透暗夜的叹息。因为这声叹息，艾莉在午夜偷偷下车。她不想再面对一个用叹息扰乱人心的男人。

别闹了，去好好休息吧，都要被你熬死了。马络显得很疲惫，眼睛枯井一样深陷在眼窝里，没有一点光泽。

艾莉有些迷茫，当看到手里的“头纱”，这才明白了马络的意思。我带了你要喝的碳烤蓝山，我拿给你。艾莉说着，穿过马络的身体去翻行李。

水温刚好，白陶瓷杯口有滴污黄茶渍，艾莉把茶渍转向右边，用拇指盖住，端着它小心地一步一步走近马络。在艾莉递过杯子的瞬间，马络一闪身，水洒到了床上。艾莉勃然大怒，扬起杯子朝马络扔去，杯子落到另一张空荡荡的床上。艾莉无比沮丧，为自己再次失手懊恼，她几乎是含着眼泪投向正在酣睡的自己的怀抱。

艾莉是被一通粗暴的砸门声吵醒的。她就像只冬眠一个季节的棕熊，缓慢睁开眼，用比一头肥硕的笨熊更缓慢的速度挪动自己四十三公斤的身体。她沮丧地看着被子那一大块濡湿，觉得自己也是湿漉漉的，发着霉味。十几天了，她已经习惯了醒来看被子这副模样，就像尿床的孩子，没有一点意外。门继续发出咚咚咚的闷响，间或伴有服务员尖利的催促声。她慵懒地伸个懒腰，顺手去整理头发，意外地从头发里抽出一支酒店圆珠笔。她明白了为什么肩颈僵硬。她揉了揉肩，去捡对面床上的白陶瓷杯。杯子倾斜着倚靠在黑色双肩包上，居然还剩小半杯水。她拿起杯子一饮而尽，水很苦，但她并没感受到。长期吞咽各种药物的舌头对味觉麻木了。她无意识地甩了甩头，门外传来哗啦哗啦翻找钥匙的声音，她像刚想起有人敲门似的，忙把被子湿的地方翻卷着藏起来，赤着脚，去开门。

没有任何征兆的，门“砰”地打开一道缝。门外的两个人被唬得发出“啊”的一声惊叫。艾莉很满意自己恶作剧得逞，从门缝露出半张得意的笑脸看着敲门人。制服轻易暴露了两人的身份，女的是服务

员，男的是大堂经理。两人迅速对视一下，从对方的眼神里看到了同样的惊惧。大堂经理先稳住了神。从眼前这个女人登记入住，他就有种莫名的预感：她一定会发生点什么。这个念头搅得他心绪不安。他像个偷窥者，怀揣着秘密守候在大厅，一天一夜没见她出门，如今她诡异的行为更验证了自己揣测的准确性。上个月刚处理完一桩跳楼事件，他可不想再出什么事。

需要打扫卫生吗？服务员问。

不需要。艾莉脸色像非洲蟾头蜥蜴，一下变得惨白，挡在门缝前，没有一点让他们进来的意思。

哦，我们是来检修一下卫生间水管，楼下房间漏水。大堂经理说着伸手来强行推门。

出乎意料，艾莉没有阻拦，扔下半掩的门扭头走向房间，对着镜子梳理这个年龄本不该有的花白长发。

房间比想象中凌乱，敞开的行李箱上散落着杂乱的衣服、洗漱用品，两张睡过的床。与房间相比，卫生间像从没人使用过一样干净，面盆没有一滴水渍，毛巾、浴巾甚至洗漱的口杯都在原来的位置纹丝不动。大堂经理看看艾莉。她正专注地编着麻花辫子，从镜子里发现他在看她，羞涩地笑了一下，一转身闪到窗台，隔着玻璃望向窗外。天色暗沉，街上飘起了小雨，两排粗壮的泡桐逶迤蜿蜒，将小巷引入一片古旧的平房区。没有太阳，时间变得模糊，她望了望天，透过云层，偏西的天空隐约有一抹霞色，记忆中相似的情境让她神情恍惚起来。

大堂经理揣着满腹狐疑走了，艾莉羞涩的笑让他失去追问的欲望，他觉得“羞涩”就是对外界评价还是在意敏感的，而求死的人不会有任何顾虑。他想起多年前遇到一位写小说的人，半个月没下楼，后来走廊里弥漫着一股股臭味，都以为是尸臭，强行开门一看，一地的方便桶面。也许她是搞艺术的，他为艾莉的怪异给自己找了个合理的解释。

大堂经理刚走，艾莉背起包也急慌慌地奔向电梯。

你不冷吗？外面下雨了。艾莉看着马络的衣服说。她对他穿同一

件灰色T恤耿耿于怀。电梯里的人一脸惊诧。不是因为她自言自语，谁都会有被回忆牵引到失神，沉陷到某个不可预知的境地而不自知的时候，但一个人神情严肃对着电梯镜子认真的自言自语就不是失神，而是诡异。

马络把脸抗拒地扭向一边。艾莉早预料到马络的态度，她并不介意。在她驱车三十公里，带他去采干枝梅的那个下午他就是这种表情。干枝梅生长在芜杂的河堤上，毛细血管一样盘根错节的根系还在，花却没有一朵。艾莉很着急，在蓬草堆、沟渠里不停寻找。她不时看向马络，他坐在车里冷眼看着她，好像艾莉是在撒谎，而他在静等着谎言不攻自破。终归是过了季节，艾莉只好尴尬地采了一束野花给他。她知道马络认为她撒谎，觉得来这儿只是为和他多待一会儿而耍的伎俩，但没有办法，她想他。马络接过花，一脸玩味的表情看着艾莉，为“野花”背后隐喻的警示和讽刺意味而厌弃她，虽然那不是艾莉的本意。

回程的车上，艾莉从后视镜看着花被一根一根扔出车窗，以及马络望着窗外失魂落魄的模样，艾莉一下子明白过来，他的心真的不在了，距离所居停的时空和未婚夫的身份很远很远。他正被一种无形的力量牵引着，穿过车窗外缓慢退却的白杨林，飘到了一个自己触摸不到的未知地方。艾莉忧伤的心在痛苦里浮沉几个来回以后，一点一点冷了下来，她不再纠结分离，而是对那个“未知”的地方充满探究的好奇。但她不知道，想要揭示马络要隐藏的秘密将是件多困难的事。

出了酒店，艾莉找到泡桐树一直往西走，沿着从7层楼上俯瞰的路线。她的目标是一根水泥路灯。

她没想把车停在这个偏僻而令人生疑的街口，尤其是在深夜。闯入一个封闭陌生的环境让她兴奋，当然，也或许是因为下雨了，但嘴角抑制不住地笑，却是来自身边隐在一根水泥路灯光影里的一个沉默男人——马络。

一切从聊音乐开始，木吉他、弹指吉他、电吉他，储备的音乐播放一遍以后，月亮挂在水泥路灯上空。整个村落陷入沉寂，甜腻的鼾